

已索

川劇叢刊

第 6 輯

釵 卹 山 掌 圖
梅 贈 督 龍 擊 川
青 鞭 鉄 三 西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科學革命

——

科學革命
科學革命
科學革命
科學革命
科學革命

科學革命

772.7
228

川剧丛刊

(第六辑)

川剧丛刊編輯委员会編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

*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3 字數

195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0,000

統一書号：10114·12

定价：(7) 0.28 元

編輯凡例

一、編輯“川劇叢刊”的目的，是爲了選擇川劇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，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。

二、“川劇叢刊”所收集的，首先是流行較廣、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劇本，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劇本。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，也準備適當編入。

三、凡傳統劇本，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，去蕪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，並加以整理的。

四、“川劇叢刊”所收集的劇本，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。整理或修改劇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。創作劇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並實驗演出後確定下來的。

五、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，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，難免有不够妥當之處，希望各地演員，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目 錄

青梅贈釵.....	[1]
鞭督郵.....	[23]
鉄龍山.....	[45]
三擊掌.....	[57]
西川圖.....	[73]

青 梅 贈 釵

(高 腔)

前 記

这个戲的故事出於“聊齋誌異”。这个本子，則是根据重慶市羣众川剧团的整理本編輯的。

在这个戲裏，由於反映了：天下窮人为窮人这一主题，它不僅对舊社会的貧富現象，作了一定程度的暴露和鞭撻；同時塑造了一位善良可愛的女性——青梅，不管自己的苦境怎样，能救人危困，拔釵相贈。整个戲还充滿了樂觀情緒和濃厚的生活气息。

剧情是这样的：

水晶縣連年荒旱，百姓很窮。書生張介受久病的父親，想吃點肉湯。他們一家窮得吃糠当飯，哪有錢割肉呢？張介受母子，只好把撿來的雞骨熬湯以寬父心。他父親起了誤會，很生气地大声吵罵。隣居王家丫环——青梅，到花園晒衣，見狀不忍，过門訪問，看到張家苦况，非常同情，便不管自己的苦境怎样，把祖傳遺物——一股金釵送給張生，叫他調治父病，暫度荒年。

人 物：張介受 張父 張母 青梅

【張介受扮窮秀才上】

張介受：（引）屋漏又遭連夜雨，

行船偏遇打頭風。

（詩）貧居鬧市無人問，

富在深山有遠親；

不信但看筵前酒，

杯杯先勸有錢人。

（白）學生張介受，祖籍水晶縣人氏。自幼家境清貧，
依靠父親篾工度日。二老年邁，獨脈單傳。學生自
幼寒窗苦讀，雖入黌門，未能上達。本縣連年荒旱，
實難聊生；又兼父染重病，哪能請醫療治。不知我
父病體如何？還須問過。〔向內〕爹爹！

張父：〔內應〕甚麼？

張介受：你老人家病體如何？

張父：〔內應〕越發沉重了。

張介受：今天日色正好，想不想出來？

張父：〔內應〕為父正想晒晒太陽。快來攙扶！

張介受：待兒來攙扶。

〔張介受同母扶張父上〕

張 父：（唱“香羅帶”）

嘆我家貧苦無依賴，
一家三口怎下台！
恨官府專把百姓害，
苛捐雜稅壓得我們頭難抬。
想老漢編一點篾貨賣，
除了捐稅又不夠買米和柴。
他們富豪家每年都在把田地買；
我們窮苦人餓死溝渠無人埋。
水晶縣天乾有三載，
十家百姓九家哀。
飢荒年我又把病來害，
無錢請醫苦難挨。
問老天這究竟是個啥世界？
未必窮人該受災？！

張 母：（唱原腔）

這一陣餓得我說話都喘，
站立不穩怕要“栽”。
一家人飢寒交迫愁難解，
一無米來二無柴。
荒早年老漢又把病來害，
借貸無門哭聲哀。
枉自兒寒窗讀大塊，
文章好換不來米和柴。

〔轉向受〕兒哪！

你倒不如丟書去做買賣！〔架橋〕

張 父：哎呀，老婆子！你叫他去做啥子買賣嗎？

張 母：去做小生意嘛。賣瓜子、落花生啦；賣小菜啦！未必然這些事他都做不來呀？

張 父：老婆子，賣瓜子、落花生嘛，还是要本錢啥！

張 母：賣瓜子、落花生要得到好多本錢囉？

張 父：虽是要不到好多嘛，家中分文都沒得啥！想嗎，連我吃付草藥的錢都想不到方噠。

張 母：唉！沒得本錢呀！好，〔向受〕媽給你想一個不要本錢的生意嘛！

〔唱〕倒不如我兒去把轎子抬！〔架橋〕

〔向張父〕老漢，這個生意該不要本錢嗎？

張 父：哎呀，老婆子！這個生意虽是不要本錢嘛，介受沒得氣力啥。

張 母：年輕人咋個沒得氣力喲？

張 父：介受是讀書人，平時沒有做過笨重活路；你看他斯文呆呆的，咋個抬得起轎子啊！

張 母：哎呀，老漢嘞，氣力嘛，是操得出來的嘛！

張 父：老婆子，介受是個秀才，不得行！

張 母：不得行嘛上抬前、下抬後嘛。

張 父：啥子叫上抬前、下抬後呀？

張 母：上坡抬前呀，別人就把他抽起上去了；下坡抬後呀，別人把他拉起下來了。

張 父：那都得行嗎咋个！

張 母：〔向受〕哎呀，介受，我沒得氣力的兒呀！

（唱）我的兒拿挑水桶去担水賣！〔架橋〕

張 父：老婆子，轎子都抬不起，怎麼又担得起水啊！

張 母：半挑半挑的担嘛。

張介受：媽！半挑我也担不起。

張 母：你娃娃半挑都担不起呀？

張介受：兒是斯文人，担不起。

張 母：哎呀，你娃娃咋个这样沒用喲！

（唱）左思右想無主裁！

〔想狀〕啊！

倒不如我兒把行改！〔架橋〕

張 父：老婆子，叫他改甚麼行咧？

張 母：去幫人嘛。

張 父：哎呀，老婆子！這荒早年头，哪個還在請人喲！不得行！

張 母：唉，沒得人請呀？

張 父：當然啦。

張 母：哎呀，這才逼死人囉！

（唱）硬是想不出個主意來。〔架橋〕

〔想狀〕啊！老漢，我想起個主意來了！

張 父：啥子主意咧？

張 母：你听嘛：

（唱）叫我兒長街去把字畫賣！〔架橋〕

老漢，这个主意如何？

張 父：〔欣喜〕老婆子，这个主意你打得真好！

我介受兒能寫能画的。

張 母：兒哪，这件事你該做得來嗎？

張介受：孩兒遵命。

張 母：（唱）總要賣幾個錢回來。

勸老漢且把愁眉解，

一家衣食兒安排。

張介受：（唱原腔）

一家人相對哭聲哀，

介受低头自徘徊。

嘆我家、家徒四壁無依賴，

貧病交集更难挨。

一家人吃的粗糠和野菜，

住的是破爛馬房又怕風雨來。

嘆學生寒窗苦讀有十載，

咳！文章好換不來米和柴。

你看那富豪家天天都在把宴擺，

他那知野有餓殍路上多屍骸。

屋破天寒人凍坏，

偏恨笙歌从那高樓傳出來！

我欲搔首把天怪，

為什麼窮人又受苦來又受災？！

〔眉眼〕噯！

還須要去把雙親憂愁解，

說幾句甜言語寬他心懷。

〔向父母〕勸雙親暫把苦忍耐，

你兒並非是無用材。

等到春雷下了界，

兒赴京都展文才。

倘若你兒得頂戴，

身着紫袍轉歸來。

那時節我張家門第多光彩，

重振門楣把头抬；

不消說媽媽就是老太太，

老太爺的轎子要八個人抬。

你兒暫去把字畫賣，

困龍自會上天台。〔齊〕

〔扶張父坐下，張父嘆氣〕爹爹，焦愁也是無益，你老人家想吃點什麼嗎？

張 父：為父別樣不想，只想吃點肉湯啊。

張介受：媽！爹爹想吃點肉湯。

張 母：介受嘞，我家一貧如洗，哪還有錢買肉啊！

張介受：媽，看你老人家打個什麼主意嗎？

張 母：〔想狀〕啊！為娘想起了：昨天下午掃地，看到從王家水洞沖來幾根雞骨頭，我撿起來洗了，放在後面牆縫裏。你去看一下，還在不在？

〔張介受下，復疾上〕

張介受：媽吔，還在。

張 母：那就拿去洗了，熬來給你爹吃。

張介受：媽，臭水洞沖出來的，咋個吃得嗎？

張 母：介受兒嘞，這都是沒得法子啥。管它的，你老漢想吃肉湯，熬碗湯來，也好寬寬他心嘛。

張介受：是。〔下〕

張 母：介受，洗了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洗了。

張 母：錘破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錘破了。

張 母：火發起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發起了。

張 母：滲水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滲起了。

張 母：下鍋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下鍋了。

張 母：燒開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燒開了。

張 母：熬好沒有？

張介受：〔內應〕熬好了。

張 母：端出來嗎？

〔張介受端湯上〕

張介受：來了。〔遞給張母〕

張 母：老漢，這有碗肉湯，你快吃吧。〔遞給張父〕

張 父：你兩母子把我瞧着，我哪個吃得下喲！

張 母：介受，你把你老漢看到做啥嗎？不要守嘴，我們還有啥。走！出去吃。〔拉介受出〕

張介受：〔拭淚〕媽吔，我那裏是在守嘴嗎？

張 母：〔嘆氣〕兒嘞，我曉得你餓了，為娘還不是餓了呀。昨天王大老爺的用人，又到馬房來碾米，剩下一些粗糠，媽把它掃起來了，裝在罈子裏頭的。我們把糠拿出來吃吧。

張介受：媽吔，粗糠、野菜，你兒實在吃不下了。

張 母：兒嘞，不吃又吃啥嘞？總比餓起好些嘛。快去燒點開水來，為娘去拿糠。〔張介受下燒開水，張母下取糠，同上〕兒嘞，快些吃嘛，不要着急，等你爹病好就可找錢回來了。

張介受：媽，慢慢地吃。〔二人吃糠狀〕

張 父：〔喊叫〕介受，老婆子，咋个尽是一些骨头啊？再給我舀一碗來！〔懷疑狀〕哎！你兩母子不答應我，躲倒吃好的呀！

（唱“鎖南枝”）

子不孝、妻不賢，〔重句〕

〔青梅端衣服上，作洗衣、晒衣狀〕

心中好似滾油煎。

老漢得病數月滿，

心中想把肉來餐；

（哀子）為什麼肉渣渣都沒得一點點？

尽是骨头在碗中間。

〔放腔〕不放心是要去看一看，

〔扶杖出，青梅聞声爬牆偷看狀〕

手扶竹杖忙上前。

〔乍看气急〕咳！介受兒端个大斗碗，

老婆子吃得兩眼翻。

气不过我要上前去搶斗碗，

〔撲上，幾乎跌倒，受与母攙扶狀。青梅同情狀〕

老婆子做事太不賢：

肥肉瘦肉你們陰倒幹，

骨头骨節哄老年。

〔向受〕赶快与我舀一碗，

若不然，打死你这个不孝男！

〔举杖欲打，母擋定〕

張 母：（唱原腔“二流”）

老漢息怒容分辯，

張介受：（唱）母子言話听詳端：

張 母：（唱）雞骨头本是水溝檢，

張介受：（唱）勉强烹湯把父寬；

張 母：（唱）母子餓得真伤慘，

張介受：（唱）沒奈何才把粗糠当飯餐。

張 母：（唱）老漢不信拿去看，

張介受：（唱）你看可憐不可憐！

張 父：（唱原腔）

子也孝，妻也賢，(重句)

怎不教我淚漣漣。

我把你們錯埋怨，

叫我心中似箭穿！

那一天苦才受得滿，

但望我病早復元。

〔受母扶父坐狀〕

青 梅：(唱原腔)

站牆頭，親眼見，(重句)

但見二老一少年，

他家窮得好傷慘，

粗糠拿來當飯餐。

富豪家把山珍海味哪上算，

貧窮人就苦得說不完，

非是我青梅愁滿面，

貧苦之人同相憐。

去到張家看一看，

也好看那少年。

看張家一家人，吃糠當頓，十分可憐。我早聽說，張家有一位相公，人才出眾，脾氣也好；今日一見，果然不錯。這陣時候尚早，不免去找張婆婆閒談一陣。〔開園門到張家扣門狀〕張婆婆，開門來！

張 父 母：〔一驚〕哎呀，是哪個在叫門？介受，你去看一吓。

張介受：〔開門見青梅，復閉〕是一個女子。